

并非“安乐死” 让人得“善终” 台立法护卫生命 “安宁”离世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医疗有极限，生命也有极限，台湾生死教育应加强”。10多年来呼吁结束“无效医疗”、推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法的陈秀丹近日获奖，成为生命教育的优秀教育人员。

其实，陈秀丹是一名医护工作者，在加护病房工作了20多年，正是看到了太多痛苦挣扎的死亡，她才坚持应该让每个人“善终”。

“安宁”不是“安乐”

陈秀丹认为社会浪费太多资源在“无效医疗”上，而且这种医疗还让走到生命终点的人备受折磨，她经常说起一个例子：她曾经护理一名90岁的老阿婆，阿婆因血压太低四肢坏死，最后双手双腿被截肢，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令她看了非常不忍，也下决心从推动修改法律条文开始，改变这种现状。

台湾新修正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规定，如果有两名相关专科医师认定为末

期病人、有病人最近亲属共同签署同意书、有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医生可放弃抢救，移除呼吸机。健康人可预先签署安宁缓和医疗同意书，并在自己的健保卡上标记，遇到紧急情况，医生可根据安宁标记不进行或撤除“维生医疗”。

台湾有一个安宁照顾协会，协会一直在强调“安宁”的概念绝非西方的“安乐”，安宁维护的是“自然死亡”的合法化，即不使用高科技或特殊的维生方式来延长疾病末期状态之濒死阶段，让人在最后阶段自然死亡，不延长死亡过程。

但安乐死是为减少病人的痛苦，以特定方式刻意结束病人的生命。也就是刻意致人于死，让“不会死亡”的人提早结束生命，目前，在台湾安乐死是不合法的。

让“安宁”陪伴最后一程

据介绍，目前台湾自己登记“安宁缓

和医疗”的人数达14万人，不少人选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进入安宁病房。台湾安宁照顾协会认为，安宁病房能给末期病人最好的照顾，比如止痛、让病人好好睡一觉，或者短暂离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安宁病房并不是“等死”，只是排除不适合的、加剧病人痛苦的治疗，以控制病症和疼痛，改善生活品质为主，如果发现病人病情变化，仍会请医师会诊，制定下一步方案。安宁病房除医生外，还有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协会举例介绍，有名28岁的癌症患者，连续4个月只能躺着，转到医院的安宁病房后，在止痛后终于能够躺下来睡一觉。看到受苦的孩子睡着，孩子的妈妈说：“我们早就应该来了。”虽然患者在两个月后离世，但他生命的最后平静度过，也减少了家



插图：侯梦喆

人的痛苦。

“安宁”有别于传统的呼天抢地的死亡态度与方式，与这种方式相配合的新计划也开始试行。新北市卫生局今年7月就推出了“社区安宁照顾”，由医疗团队帮助回家的生命末期病人，协助他们在自己家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一位癌症患者手术后复发，决定不再接受化疗，很想回家休养，但家属担心病人有时气喘，怕在

家里得不到医疗救治。参加“社区安宁照顾”后，病人回到家里，医护团队每天和病人家属保持联系，令家属很安心，病人也比在医院的时候情况好转。

新北市介绍，“社区安宁照顾”将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服务对象包括《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所定义的末期病人，如癌症、慢性气道阻塞性疾病、末期运动神经元病、失智症、严重中风等。

新闻一家人

李尘缘（中国传媒大学）



要问新闻营对于我像什么，我会说它像一场梦一样，这梦来得太快，醒得也太快，让我还没细细品味便匆匆离去。之所以说像是一场梦，是因为这其中有着太多的故事，太多的不可思议。早在参加新闻营之前我就在网络上查找过一些有关往届新闻营的资料，看到网上写的两岸学生亲如一家人，每个人都能在新闻营获得友谊还有人收获了爱情之类的，还很不相信。短短10天，大家能从完全不认识到亲如一家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但这样的事的确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完全像是做梦一样。我们很快就从略显生疏到无话不说，从拘谨害羞到欢歌笑语，有的大陆同学被带成了港台腔，有的台湾同学有了北京味儿。从家长里短到学术文化；从生活习俗到政治体制，两岸的同学们没有什么界限，讯息和感情在我们中间流畅不息。

而要问新闻营给我带来了什么，我会说我在新闻营里找到了自信。活动第一天我便被选为了组长，当我拿到组员名单，看着一位位来自北大、清华、政大等优秀同学的名字，我压力颇大。但我的组员们包容我、支持我、信任我，让我的能力有了一次试炼与飞跃。组织拍照、处理照片、制作视频、排演节目，不止一次熬到深夜，但累并快乐着。我在制作视频的时候，一遍遍地看大家温暖的笑脸，感觉为集体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10天时间飞逝即逝，8月3日大家闪着泪光挥手作别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场梦一般的相遇，已经到了要挥手说再见的时候。10天前在机场，大家还因为害羞连口号都喊不齐，现在，我们隔着海关高喊：“新闻一家人，我们爱你们”。

相遇在新闻营

阅读提示：7月25日至8月3日，由国台办、中国记协和台湾“中国新闻学会”共同组织的第十七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新闻营在山西和北京举办，共有来自两岸高校70余名新闻传播专业的师生参加，提供了一次两岸新闻学子交流的契机。

探访晋祠、乔家大院、“华夏第一古城”平遥、奔腾怒吼的黄河壶口瀑布，到洪洞大槐树寻根问祖；参观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进行新闻专业交流，两岸学生还共同编写了一份新闻营特刊，点点滴滴成为美好回忆，本报在此选登两篇感悟文章。（李瑞华）

我们爱你们

黄上川（世新大学）



8月2日的告别晚会，一曲《朋友》蔓延了离别气氛，许多营员相拥落泪。8月3日的首都国际机场，送行止步线外的陆生高喊“新闻一家人”，线内的台生回应喊出“我们爱你们”，止步线的两边，台生与陆生的脸上都有眼泪，“不应该回头的”，一位回头时再也控制不住眼泪的台生说。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许多媒体引述此句形容台湾。此趟交流行程，我同样感受到最美的风景是陆生的热情。从山西落地的无微不至到北京送行的依依，都令我对大陆同学有美好的记忆。在前往故宫的路上，大陆的老师开起了玩笑：“各位台生记得加快脚步到达景点，陆生根本不在意，这些景点他们都去过，他们只是为了跟你们聊天而已，不信你问他们。”

大陆营员无一不是高端名校菁英，北大、清华、复旦、人大、中传、厦大，加上山西的同学，感觉得到素质较高。旅途中玩同样的游戏，陆生学习能力强，马上掌握诀窍。在做事的时候，也发现他们倾向于个人独力扛下，而非选择分工合作。也许他们经历了竞争激烈的高考，素质比一般年轻人高，并对自己要求严格，做起事来认为自己能胜任。

在座谈会上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台湾时，我发现许多陆生发问积极，而台生很沉闷；结果到了大陆，换个场景，台生积极发言，一反在台湾的沉闷常态，不知道是否离开家乡反而激发了进取与挑战心态呢？

比尔·盖茨曾经这样形容：“如果你是百万分之一的人才，在中国还有一千三百人跟你一样优秀。”这次交流，大陆学生给我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热情感动着我，我记住的不只是故宫、黄河壶口，还有机场止步线两边，两岸学生流下的告别泪水。



到台南吃虱目鱼

朱振藩（台湾）

有些食客量宏，觉得只吃这碗虱目鱼粥，不饱也不过瘾，这时他们会加根油条搭配着吃。一般都是一口油条一口粥；但有人却喜欢以油条沾着热粥吃。我个人较爱前者的吃法。毕竟，其爽脆滑腻互见，食来有层次感。此外，想食高档的，尚有鱼肚粥，其腴滑适口，更胜肉一筹。

10多年前，赴台南出差，特地赶到广安宫，想回味一下久未品尝的虱目鱼粥，微曦时分赶去，竟然宫前冷落，原来搬走多时。而今郑极的摊子，已由儿孙接手，迁往府城公园南路，扩大经营，规模甚伟，取名“阿憨咸粥”。人潮汹涌，不减当年，幸好滋味尚存，仍有可观之处。

现在台南市区专卖虱目鱼料理的店家，除“阿憨咸粥”外，以“阿堂咸粥”最负盛名。该店位于圆环，地理位置绝佳，鱼粥亦甚拿手，兼卖各种料理，可以多重选择，是以人声鼎沸，往往不易落座。既已来到台南，如不择一而食，有如空入宝山。

至于虱目鱼汤，通常连肝而食。早年郑极煮的鱼汤，望之卷曲而黝黑，入口却鲜腴无比，有的人望而却步，我可是每到必尝，“阿堂咸粥”的鱼肝肠，改用煎的，较为腥腻，不为我喜。比较起来，位于中山路的“阿川”，其鱼汤用卤的，即使微有腥气，但因腴嫩滑美，而且卤得到位，确实无与伦比。以此搭配其手工综合鱼丸汤而食，清新柔细，余味不尽。可惜阁下想要享用此味，必须起个大早，只要晚个一步，就会扑空而返。



台湾南部渔民正在收获虱目鱼。 陈晓星摄